

费氏全集

留云山馆文抄

史氏全集  
留云山館文抄



俞序

余自乙丑之秋識毗陵費晉卿先生於吳下鬚眉皓然望而知爲君子人也吳中士大夫下逮兒童走卒無不望車塵而迎拜徒以先生精醫耳不知先生能詩能文固粹然儒者也今年夏先生之子畹滋以其遺書見示凡已刻者四種曰醫醇賸義曰醫方論則皆醫家言也曰留雲山館偶存則其所作詩詞也曰留雲山館四書文則其所作舉子業也余不知醫於醫家言不敢贅一詞讀其詩詞原本性情而風骨魄力足以副之讀其四書文則簡而該奇而正有成宏正嘉之遺則非時下作者所能望也嗚呼先生豈徒以醫傳哉又有未刻者一卷則古文也所

作諸傳敘次秩然各肖其爲人小品如遊黃山記夷猶淡宕得  
歐陽之神余尤喜誦之晚滋將以付梓而惜其存文之不多余  
謂文果可傳不在多也漢書藝文志所載伯象先生一篇公孫  
尼一篇多云乎哉讀先生書知先生之以醫傳而不僅以醫傳  
然則先生深遠矣

光緒十三年七月蔭甫俞樾序

王序

留雲山館文鈔一卷武進費晉卿先生所著也先生世居縣西孟河莊河故唐刺史孟簡所濬通志謂之孟瀆河其水經縣北孟城山入江相傳晉孟嘉隱居茲山高風貞操後人多景慕之其地代有隱君子云而俗又言天醫星當其分野漢甘石星經所云巫官二星在房西南主巫醫職事者故孟河多產名醫其然否不可究知然江以南人豔稱之先生祖父子孫以術業相繼活人至不可算今言醫者必首孟河費氏光緒戊子先生孫繩甫觀察來江陰相見具述家世梗概乃知先生以名諸生困不得志敦行於室扶義於鄉抑非獨醫之善也方咸豐初粵寇

陷鎮江屬縣皆不納糧武進有劉明松者聚奔牛以北五鄉人於夏墅議請得如鎮江屬縣無事衆享其利有則獨當之鄉民惑其言郡將名捕明松衆洶洶思變先生疾馳至開諭利害咸感悔期三日完糧而五鄉安堵當是時微先生幾大亂及事定絕不自言其天性高澹尤不可及云先生著有留雲山館詩鈔二卷詩餘一卷醫醇賸義四卷醫方論四卷制義二卷行世觀察將續刻斯集而屬予序予觀先生之傳朱君理文也稱馬少游之言曰士生一世稱鄉里善人斯可矣夫以先生之勇於爲善而窮居鄉里不得一伸其道於時宜其志見於文若是今觀察世先生活人之業而心其行善之心又才識閎遠將出其身

以加利澤於天下豈特如先生所云鄉里稱善者耶予不敏不足以知先生之文爲特著其生平行事之大端而以觀察拳拳述德之意爲他日券焉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提督江蘇全省學政  
長沙王先謙謹敘





重浚超瓢港碑記

漢丞相武鄉侯遺像贊

漢丞相武鄉侯遺像贊

漢丞相武鄉侯遺像贊

漢丞相武鄉侯遺像贊

漢丞相武鄉侯遺像贊

漢丞相武鄉侯遺像贊

漢丞相武鄉侯遺像贊

漢丞相武鄉侯遺像贊

漢丞相武鄉侯遺像贊

留雲山館文鈔目錄

朱梅溪先生傳

朱酉山先生傳

外舅理文朱公傳

蔣漢儒先生傳

周笛樓先生傳

亡女順姑傳

梅溪詩鈔序

姚氏重修宗譜序

遊黃山記

留雲山館文鈔

朱梅溪先生傳

古今來庸人獲福而傑士多窮非天之獨厚庸人也庸人無堅忍之性貞固之操一遇艱危蹶而不振故但可以食庸福而不能以處困窮夫惟存諸中者裕百行之原斯措諸外者盡推行之利若梅溪先生非所謂處危疑而不驚履豐厚而不改者歟先生姓朱氏名梓號梅溪履貞公之第六子也上有五兄原配楊太宜人出先生與其弟西山繼配趙太宜人出先生少聰穎讀書有心悟比長輒能貫串經史補博士弟子員雖家道中落而菽水承歡怡怡色養晏如也其後食餼蜚聲庠序間經其指

授者竝知先民矩矱遠近共仰爲經師一日其弟西山謂先生曰吾家自析箸以來疊遭喪敗賴兄以筆耕嫂以鍼耨僅得免於飢寒耳將來生齒日繁恐硯螢枯渴終歸無濟弟請從此逝矣遂就時於吳下人見其服賈而有儒風且樸誠敦厚咸樂與共業隆隆起乃西山不自以爲功凡事必秉承於家督所謂難兄難弟者非歟梅溪自家業漸豐益恭厥兄益厚其姪人或稱其孝友則愀然曰由兄弟論之則有彼有此自吾父觀之則本爲一人吾不以吾父之待其子者待吾兄大傷吾父心吾不以吾兄之待其子者待吾姪大傷吾兄心吾方懼無以慰先靈於地下敢云無愧仁山乎其脩於門內者如此無何粵匪犯順自

武昌揚帆直達金陵破鎮江陷揚州旁掠各州郡大江南北烽火連天礮聲震耳而羣不逞之徒又思乘亂剽掠兒啼女哭一日數驚幸向軍門榮扼賊要衝稍安數載梅溪乃與諸同志在於華山設立保衛總局慷慨任事不避怨嫌或彈壓或消弭或安輯凡所應爲無不畢舉百里之內無意外之虞人徒知其推行盡利而不知其心力亦從此瘁矣迨金陵恢復後以稟貢生權陽湖縣學廣文又兼署武進教諭卽請於太守扎公興復龍城書院調劑寒儒解任後一載而歿夫以梅溪具堅忍之性貞固之操處危疑而不驚履豐厚而不改其才德有足多者倘令天假之年其建樹當不止此惜乎設施未竟遽赴玉樓爲可慨

也然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不於其身在其子孫天於梅溪  
若故留其餘慶而俾厥子孫食報於無窮也

無善則國債寒論報也其一難而致其以善爲具望惡之者負  
難則國難學盡文及報善者善惡難因請其大官其公與貴  
行盡味而不取其心文亦於其終矣當金刻刻其終以稟貢主  
外學山立立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  
日效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  
火惠天難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

立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

朱西山先生傳

先生姓朱氏諱楠字西山履貞公之第七子也上五兄爲前母楊太恭人出先生與其兄梅溪則趙太恭人所出也當趙太恭人棄養時梅溪與西山年俱幼履貞公訓之曰汝母撫汝諸兄含哺教育以及婚娶辛苦備嘗今長逝矣汝等尙未成立汝諸兄各懷析箸意汝二人日後矢志同居則汝母地下之目瞑矣梅溪與西山皆涕泣受命不敢忘越年餘履貞公歸道山梅溪甫弱冠西山年尤少諸兄定議析產各分門戶兩君勉從之維時家道中落梅溪硯田所入不足以供溫飽西山乃告其兄曰先哲有言讀書之道必兼謀生弟請從此逝矣遂服賈金閭大

爲生色暇日旋里余嘗偕其昆仲遊余與梅溪縱談今古終日不倦西山則默默相對無所短長余始以爲少年老成厚重可嘉耳繼見梅溪與之商榷情事每發一言動中事理始灑然異之迨其後臨大事決大疑凡不當爲者雖勢迫而不少動所當爲者雖百折而不可回然後歎其外柔順而內剛斷精明蘊蓄獨能善用其才也予嘗謂凡今之人多一分才情卽多一分病痛聽其言似亦娓娓動人且曰無難事此不待其僨事之日而後知其誤已誤人也卽其恃才之時輕率淺露早可料其必敗矣以視西山之有定識定力者相去何遠哉西山在蘇懋遷數十載家日以起嘗告其兄曰兄有三子弟祇一男請以兄之第



三子嗣弟則人各二子以後事事均平矣梅溪笑而許之嗟乎世之豆籩起釁箕帚生嫌者往往而是其甚者外則粉飾文貌內則挾詐懷私若西山此舉則其生平之一絲不苟不大可見乎歲庚申粵匪犯順姑蘇震恐市肆之中逃避者十九西山獨能以所經理者全數送交主翁此更能人之所不能者有同業友孫敬士當病革時託孤於西山敬士歿後撫卹孤寡嫁女婚男罔不臻至避難時曲爲照應難夷之日又爲伊子謀生理謀家室殆所謂不欺死友者歟自申江返蘇將同業之咏勤善堂大加振作收養嫠婦至五百名之多皆西山倡率之力人有緩急隨時隨事酌量周卹予固不能殫述也先是西山在蘇之日

恆多在家之日恆少經難以後因兄秉鐸陽湖遂家於常兄弟  
樂於聚首終日笑言然事無巨細必稟命於兄不敢自主或謂  
西山君年已六旬何尙畏懼若是西山泫然曰吾少失怙恃抱  
恨終天返哺之誠無由可達幸吾兄健在見兄如見父母焉以  
事父母之心事兄此中庶可稍安耳聞者嗟嘆之迨梅溪謝世  
西山克遵遺志捐送宗祠祭田又捐送同仁會卹嫠會田畝並  
存項若干兵燹之後重建宗祠又首倡捐助凡梅溪有志未逮  
之事西山無不舉而成之今兩君並作古人遐邇尙思遺愛至  
其於分居之諸兄生則佐殺核之資死則任喪祭之事復撥祭  
產合祀兄嫂分貲授姪俾各謀生此亦人情之所難而兩君則

引爲分內之事不欲爲外人道也余年差長於兩君又有葭莩  
之戚周旋最久知之最深今當朱氏重修家乘之時遂不辭固  
陋而爲之傳

兒

外舅理文朱公傳

公姓朱氏諱相經字理文佩玉公之家君也公爲元配聶太孺人出弱弟三女弟一爲繼室王太孺人出公少邃於學一意力行不求聞達平居嘗謂人曰人之所貴乎讀書者爲其能倣法古人盡心倫紀耳豈徒博科第膺祿仕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哉吾自度無應世才且行之門內者每多負疚又安用此尋章摘句空言塗澤者爲故兩試後不復進取佩玉公固長厚好閒適彈棊啜茗之外有無贏絀絕不撓心一切家政悉委於公公怡怡色養兼綜庶務秩如也教育三弟並能成立咸爲畢姻擇妹倩亦舊家子周詳審慎能得佩玉公之心四子中佩玉公獨憐

三子析箸後佩玉公常挹注之公遙見卽引避恐老父介懷也  
嗟乎世之豆觴起釁箕帚生嫌者怨豈在大哉又况異母之弟  
視如路人往往而是聞公之風亦可以少生其感悟也夫去所  
居里許有橋當南北之衝往來行人日以千百計歲久傾圮公  
首倡義舉捐貲重建暮年而後成又金雞山北雖屬通衢而嵌  
崎險隘亦募捐甃石遂爲康莊至於修祠宇以妥先靈封倪山  
以免覆壓凡濟人利物之事知無不爲難以枚舉馬少游不云  
乎士生一世稱鄉里善人斯可矣若公者謂非鄉里之善人歟  
夫吾人幸際承平智何名勇何功伊古以來凡有瑰奇卓絕之  
行震耀於天下後世者皆其遭際艱屯有以致之也公淑配吳

孺人早世繼室王孺人有婦德亦先公卒生子二長立功甫冠而亡次子永清極誠慤侍公疾曲盡子職及公歿哀毀殊常葬祭盡禮乃年逾強仕亦卽謝世未能有所設施爲可惜也孫景周力學自愛歲試補博士弟子員景周勉乎哉庶幾上體祖父做法古人心力行不怠固不徒以功名富貴爲閭里榮也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蔣漢儒先生傳

昔司馬氏發憤著書嘗以顏淵夭折盜跖壽終致憾於天道之無憑其言雖過激實令人不解迨宋儒理數並行之說出始如暗室一燈乃知無憑者有憑併釋氏前因後果之談舉可以坐廢若我姻家漢儒先生非所謂始屈於數後伸於理者歟先生姓蔣氏名玉山號漢儒吾菴公之長子也與予生同里長同庚晨夕過從致爲莫逆幼讀書明大義後乃棄帖括而以醫學世其家雖在少年而老成練達人不能欺暇日子嘗戲謂之曰兄精明強幹弟所不及所欠者尙少一二分糊塗處耳君笑而首肯之道光年間江潮屢泛濱江洲民疊遭水患衝毀廬舍漂沒

蓋藏女泣男啼實慘心目吾菴公首倡義舉捐資撫卹予與先生分東西兩途稽查戶口晨出暮歸彙送總冊以便給發先生嘗指其所查核者謂予曰此中虛報者不少我如數錄之可稱得糊塗否予曰如此糊塗正大非容易其從善如流類如此歲辛卯水災尤甚深秋之時無麥布種聞六合縣大稔積麥甚多又復捐資借某渡江購買散給值麥價甚廉某乃進言回孟時可照江南之值開銷所餘多金可以分潤先生艷然曰是何言歟吾父救人之厄我乃媵人之生是尙可以爲人乎且子未有一文捐助便當實力辦公何得不顧民生反思染指某聞言慚而止壬辰夏率其弟應試與予同寓於趙姓之穀貽堂聯榻快

談引爲至樂乃其弟被黜相率先歸留扇兩柄囑爲書寫迨子  
試畢而返聞其遽赴玉樓已葬於祖塋之側澄江一別竟成永  
訣嗚呼痛哉余乃以酒澆其墓焚扇而哭之昔吳季子掛劍予  
今焚扇雖賢愚不可同日道而不忘故舊之情則一也方其沒  
也年祇三十三耳恨二老在堂未能終事寡妻弱子熒熒無依  
旁觀之人咸有天道難知之感乃迄於今其子培之位之並英  
英繼爽孫曾林立克振家聲又某某並庠序蜚聲破壁而飛尙  
未可量謂非屈於始而伸於後者歟歐陽子不云乎爲善無不  
報而遲速有時若先生者乃天嗇其一身之遇而俾厥子孫食  
報於無窮也

辨以無德也

辨而無德者謂其才足以為大用而德不足以任之也而猶賴乎德會  
未可量謂其德足以任大用而才不足以任之也而猶賴乎德會

夫德者才之質也才者德之文也德之於才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  
水無木則竭才無德則庸德無才則薄才與德相輔而行猶水與木相  
滋而長也

夫德者才之質也才者德之文也德之於才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  
水無木則竭才無德則庸德無才則薄才與德相輔而行猶水與木相  
滋而長也

周笛樓先生傳

先生姓周氏諱雅南號笛樓粹五公之冢君也幼時穎悟讀四子書卽通曉大義比長輒能貫串經史年三十補博士弟子員入闈屢薦不售遂絕意進取以事親教子爲務粹五公平日嘗訓子弟曰汝等在家庭皆當以雅南爲法祇此一語其能得親心概可知矣夫曾子之事親不過許一可字可見古之大賢祇求於子職無所歉而非於子職有所加故聖人爲人倫之至所謂至者非復絕之謂正謂實地工夫必如此方纔充滿本量也彼終年讀書而其父母每多隱痛亦獨何哉其後授徒華山訓廸有方一鄉矜式笛樓之鄉人楊姓有傭於葛村典中者遘疾

死其主人懼楊姓之有異辭也夜至館中備訴顛末先生亦聞衆口一辭係病亡並無他故乃首肯之比楊姓至典先生往諭之楊姓重先生之言領柩而去典主德先生以白金爲壽先生艱然曰吾之曉我鄉人也誠以直道自在人心公論斷不容拂生爲之醫藥死爲之殯斂賓主之情盡矣吾恐鄉人負索詐名故正言告之使釋然無他耳非以爲有功於子也否則避之恐不遠安能置一喙哉今以白金饋我將謂我可以貨取乎爲人排難解紛而有所取竊恐魯連先生齒冷也肆主大慚服而中心愈覺不安先生乃婉告之曰子誠長者子之饋我吾亦知實非輕我但義不可受非由矯情彼楊氏之子其一家仰以謀生

今已死恐其妻子無以爲活何不以贈我之金轉卹楊氏俾得  
免於飢寒則楊氏之存沒沾恩吾亦拜君之賜肆主大悅服如  
約而去館於辛豐某氏子貧不能讀先生教之不取脩脯且爲  
之畢姻俾延嗣續迨粹五公歸道山乃不復出游每當春秋佳  
日聽好鳥弄晴觀游鱗躍水欣然別有會心暇則與二三朋好  
清茗數甌圍碁一局不復知人間有擾擾事陶靖節不云乎無  
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先生庶幾近之矣

商民之困憊者天也之困憊者地也憊者之矣

商民之困憊者天也之困憊者地也憊者之矣

商民之困憊者天也之困憊者地也憊者之矣

商民之困憊者天也之困憊者地也憊者之矣

商民之困憊者天也之困憊者地也憊者之矣

商民之困憊者天也之困憊者地也憊者之矣

商民之困憊者天也之困憊者地也憊者之矣



亡女順姑傳

亡女名順貞生而不啼咸以爲異五六歲卽解人事能得父母歡九歲時其母病大瘡常侍左右雖女件邀之不去也適予以墜車傷股一室獨居往來侍奉惟謹夜闌始下帷滅燭反關而去去則向其母啼不止母問之則曰父病甚劇無人調護是以悲耳予聞而愈憐之蓋至性所發不待教而能童年已然矣比長明大義口不道人短長會丹陽兵潰烽火連天棄家渡江寓秦興之五圩里流離之痛時復縈懷女則以爲父母無恙子女得長依膝下已爲至幸不必爲子女過計致高年憂慮傷神也予聞而頷之有難民告貸予旣量爲周卹又自爲解囊併勸兄

嫂貲助之如是者無虛月江南何姓飢仆籬側使人竭力拯救且厚卹之予以爲此女將來宜有厚福孰意其於同治三年八月十一日竟一病而歿乎方其初病也問其母曰我今年二十二歲否其母曰然則又問曰果二十二歲否其母曰果二十二歲也何自忘之而反問我爲視之則涕泗交頤默不一語此必有先兆自知數盡而悲恐傷親心而默也又明日夜已過半予偃息在牀聞長歎聲謂其母曰異日設有短長不可過悲天下無女者甚多譬如未嘗生我亦復何害予聞而大聲止之曰汝平日待我至孝何出此不祥之言獨不患增老父之痛乎則又曰非敢然也我與母泛論人情耳病愈之後尙當竭力奉養稍

報劬勞言畢又默不一語當此之時予固已深憂之矣越三日  
又謂予曰我本女也昨夢爲男獨反江南家中景況依然如舊  
予曰惜汝爲女耳若爲男子益一臂矣嗣是病益深痰氣厥逆  
藥不下咽遂以不起彌留之際尙開目視予牢握予手不可解  
嗚呼痛哉論其外貌則方頤大耳非輕薄脂粉也論其居心則  
敬老憐貧不爲谿刻也求其歿折之故而不可得則以其生而  
不啼疑爲歷劫而來其生也有因其去也有果如龍華會上曇  
花一現刹那之間不可復睹故以清白女子身仍歸淨土耶夫  
釋氏之言儒者不道求其故而不得遂索之杳冥恫怛之鄉志  
雖荒而心愈苦矣猶憶初經作客長夜無聊燈下觀書藉消更

漏率家盡臥尙侍坐隅問字學書慰我岑寂如是者五年今幸  
江南平復可返先人之敝廬矣乃避難之日女牽我衣回南之  
時我撫女柩心非鐵石能不悲耶雖然吾更有說倘今天假之  
年必以今歲遣嫁女之骸骨將來入他人之邱墓爾矣又安能  
歸葬祖室魂魄與我相依於地下哉由此言之則生前之離別  
無幾而死後之聚處正長也而又奚悲耶爰以第三孫紹祖嗣  
之俾得永奉祭祀傳之無窮猶吾一子病中夢爲男子殆爲之  
識云

或謂硯雲子曰子之文情則深矣其如英雄氣短何且以垂暮  
之年而如此戚戚何太不達觀也予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古

之聖人各有不得已之情而不能自致其情也於是制爲五倫俾天下之人各循其分以相副故親也義也序也別與信也皆至情之所發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否則憔悴沈溺屈靈均豈非千古第一痴人故用情而私則流於匪僻用情而正則合於聖賢中行不可得與其不及情毋甯過情也且子之所謂達觀者齊彭殤乎一死生乎古今之稱曠達者無不首舉漆園自我觀之莊叟實乃古之傷心人其大宗師篇中子輿弔子桑之歌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一部南華經祇此數語將一腔悲憤捧喉傾吐其餘皆屬寓言蓋不如是則傷生滅性儻焉不可終日故其



梅溪詩鈔序

朱君梅溪才德兼優之士也其生平卓卓大節備載先生本傳中不具論猶憶乙丑之歲聚首孟城抵掌談詩予謂梅溪詩至今日變態已極或得司空三昧或矜少陵詩史入主出奴互相訾議此皆文人相輕積習然矣夫詩則何宗派之有三百篇中隨其所值抒寫性情如是而已故溫柔敦厚餘味曲包詩之正軌也後人矜才使氣惟恐不盡詩之本旨已失遑問其他乎嘗有我之所好未必人人皆好我所不好未必人皆不好且我之所好未必其詩便佳我所不好未必其詩不佳何也性情之近不近爲之也人之閱我詩者亦若是則已矣然性情又與境遇

爲轉移境當順適則其音恬愉境值艱屯則其音噍殺故夫山川秀靈風日清美此卽我之好詩題也大而忠孝節義小而草木禽魚此卽我之好詩料也乃逾時有作而音節頓殊情與境遷矣善乎昔人之自道其詩曰譬之蟲鳥自鳴春秋此雖謙詞實有至理蟲鳥何以當春秋則鳴有鳴之者而後鳴也蟲鳥不自知其鳴也且鳥之鳴有清濁蟲之鳴有緩急同此一鳴而又各鳴其所鳴此卽天籟也卽各率其性之謂也作詩如是是亦足矣子之詩隨所值之境直寫胸臆居然梅溪之詩而非他人之詩矣我輩作詩但求如蟲鳥之率性又何必高語風騷矜言漢魏哉梅溪笑而首肯之曾幾何時而梅溪之墓草已青展誦



遺編徒令故人腹痛雖燬於兵燹僅存什一亦足以見全豹之  
一斑今其子若姪謀付工剞劂而請序於余余用復理前說弁  
其簡端



姚氏重修宗譜序

天下事有難有易有重有輕乃前之見爲易者後忽見爲難昔之見爲輕者今忽見爲重此無他時與勢不同常與變各異也族之有譜何姓不然閱世一修亦爲成例世之序修譜者不過曰敬宗而已收族而已累牘連篇陳陳相因是未免泛爲卮詞而未深求乎知人論世之道也若雲陽姚君殆所謂能爲其難能舉其重者歟姚氏自晉唐以來至宗賢公始遷丹陽之仁濟里瓜衍椒蕃譜牒已詳不具論獨異夫粵匪犯順變出非常當其武昌揚帆順流而東也過柴桑掠鳩江破金陵下潤州旌旗蔽日烽火連天血雨飛空腥風透骨大江南北但聞男啼女哭

之聲當此之時誰復念及譜牒如抱器而奔者乎且姚君家居  
洲渚之間非有城郭之可憑也家僅擔石之儲非有芻茭之預  
峙也鋤耰棘荆之器不同於重矛白鉞之鈗也然而與諸君子  
董理團練衆志成城遠近聞風恃以無恐今幸復睹太平矣乃  
急急以重脩宗譜爲務稽族人之聚散考子姓之存亡以兵燹  
之後較之於平時其難易重輕必有能辨之者區區敬宗收族  
又豈顧問哉惟劄劄甫興而修文遽赴賫志以歿未得快睹其  
成爲可惜耳賴其族人某等共爲贊襄譜事告竣而問序於予  
予嘉其能繼先人之志而成其美也於是乎書

遊黃山記

山以黃名誌舊跡也昔者春申君嘗讀書於此因以名其山下有竹林特產方竹迤北爲漁莊板橋三尺流水一灣竹徑茅廬鱗次櫛比仲春之月新趣盈眸寵燕啄花嬌鶯坐柳宛然如在畫圖中也登高東望大江接天沙鳥風帆出沒變現隆冬雨雪雲氣鬱然雪色江蘆千里一白一年之內致各不同於是訪耕夫揖漁父欲求春申君之故址而二三父老且有不知春申君爲何許人者嗟乎此正吾父老之幸而春申之不幸也夫春申至今千有餘年矣吾父老當太平之世處無事之時耕鑿自安嬉遊鼓腹此誠所謂不識不知者又誰計千百年之上有所謂



重浚超瓢港碑記

龍山之麓大江之濱有洲地焉旱則赤地不毛水則淹沒禾稼  
居斯土者恆苦飢寒究其被災之由則以河道淤壅旱無所施  
桔槔水不能暢宣洩所致道光辛卯壬辰間林文忠公奏改超  
瓢港民得沾水利者幾二十年嗣是而後江潮挾沙而來日形  
淤塞水旱皆災又復如昔諸父老環叩郡邑請申詳大憲撥款  
助挑而又念國家經費有常則惴惴焉恐不得一當也維時丁  
大中丞公巡撫江蘇披牘而慨然曰余膺天子簡命來撫是邦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洲民創鉅痛深若不出諸水火而衽席之  
其何以對揚天子之不顯休命遂撥款三千緡以資各圩之四

窮殘廢洲民間之歡聲雷動僉曰中丞活我吾儕小人自爲身家又何敢不力於是按畝分段戶出丁男荷鍤成雲揮汗如雨兩月以來下流之淤塞者盡疏通矣夫事苟爲民情之所不順雖勢迫刑驅而難期勇往也雖尅期戒日而未必告成也惟在上者盡保惠之心斯在下者生感激之念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介而孚亦不令而行矣中丞公之德政難以枚舉凡有關國計民生之事罔不措置咸宜此其小焉者也乃民不能忘請勒石以紀其事且申之以頌曰昔苦旱潦衣食難謀今可樹藝盡力田疇昔恐無魚今則樂土水利均沾民氣鼓舞必有治人方有治法除弊興利湛恩浹洽轉災爲祥惠我農桑中丞之



澤江水俱長



漢丞相武鄉侯遺像贊

武鄉侯聖賢也古今徒震其相業之盛將畧之優而不知有凡  
爲將相之所不能及者蓋其出處之正獨有以立人臣之極也  
當其躬耕南陽非隱居以求其志者乎及其馳驅王事非行義  
以達其道者乎追先帝之殊恩報之於昏庸之後主所謂可以  
託六尺之孤者非斯人其誰與歸乃陳壽懷私挾怨譏其不善  
用兵獨不思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豈孫吳所能夢見當時譙  
周等好言天象於武侯出師之日屢屢諫阻雖天不祚漢不免  
如譙周之所云而不知武侯之所不可及者正在於此孔子大  
聖人也當衰周之世豈不知天心之必不可回列國之必不能

用而顧一車兩馬卒老於行蓋悲天憫人之念未嘗一日去諸  
懷故知其不可而爲晨門一語能道着聖人心事武侯之鞠躬  
盡瘁死後而已其深得此意也哉唐杜子美瞻仰遺像歎其清  
高至宋時范陸諸公各珍藏其刻像見之者咸以爲飄飄然有  
神仙之概惜未能如留侯之從赤松子遊此非特不知武侯亦  
并不知留侯夫留侯之心知有韓而已韓仇一日未報此心一  
日不安故其佐高帝以誅無道秦實借高帝之力以爲韓報仇  
是留侯用高帝非高帝用留侯也迨韓仇已報留侯之心盡留  
侯之事畢矣但高帝天資刻薄猜忌最深以留侯之智計過人  
豈能置之度外惟託之神仙荒誕之舉視人世之功名富貴如

過眼之浮雲則高帝不疑始能脫然而去非真有黃石赤松長  
生可學也武侯備內聖外王之道出與處初無二致故雖身秉  
鈞衡與躬耕南陽之日無異窮居不損大行不加非武侯其孰  
能當之



錢跋

往於丙寅歲先嚴患時症諸醫束手孟河費晉卿先生醫名噪  
大江南北延請診治應手而愈歲甲戌得薦蘿之附摳衣進謁  
是時先生年七十餘言論丰采迴不猶人蓋先生少年力學枕  
經解史又旁及於諸子百家故說理則語必透宗論事則言皆  
有物其天姿器識實有大過人者所著醫方論醫醇賸義留雲  
山館制藝古今體詩已刊行於世古文存稿無多外舅晚滋先  
生懼其久而散失謀付剞劂附前集以傳鏤適丁外艱家居因  
綴數語於後以誌景仰嗟乎使以先生之才之學得所藉手其  
措施豈猶在人耳目間者而乃以一衿終其身要其以岐黃術

所存活人不可以數計所謂不爲良相卽爲良醫者先生有焉  
光緒歲次戊子孟夏月孫婿錢鏐謹識

留雲山館文鈔終